

莲藕汤

□ 田原瑞



莲花一年年开过，今年的莲花已经不是往年的莲花。过去的莲花大都是野生的，是在自然环境中成长起来的；现在的莲花有了杂交种，是人工栽培出来的。人工栽培的莲藕更白净也更丰满，就像经过精心梳妆打扮的女子；但莲藕从来都不是用来看的，得好吃才行。杂交莲藕炖不烂，吃进嘴里特别不是滋味，咬也还是咬得动，但绝对不是咬莲藕，更像是咬吃过的橡皮；正因为炖过，所以莲藕的脆劲也炖没了。杂交莲藕的汤色也变了，是一种固执的土红色，这样的土红色总是让人心神不定。吃这样的莲藕是很难受的，尤其是我们这些吃过野生莲藕的人，嘴巴早就被野生莲藕惯坏了；咬着杂交莲藕，心里想着野生莲藕，牙齿咬一下，心就要抽搐一下。伤心之余就在心里暗暗发誓，从此以后再也不用这种莲藕炖汤了。发誓归发誓，看见莲藕还是忍不住走上前去，还心存侥幸地问：这莲藕炖不炖得烂？卖莲藕的总是说：炖得烂，只是价格贵很多。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：你一定会舍得花钱，你不一定吃得起这么贵的莲藕！我其实更希望这就是炖得烂的莲藕，只要炖得烂，再贵也值得！我一次又一次把贵得离谱的莲藕买回家，用砂锅炖，用高压锅炖；还心血来潮买回藕煤炉子，用火炖一个通宵；但莲藕还是像橡皮一样不发生丝毫的改变。

既然我不能改变杂交莲藕，就只能改变我自己了；我到回忆中去品尝野生莲藕的滋味，这也是一件无比快乐的事情。在美好的回忆中，让心灵在莲藕汤中尽情地翻滚，让身心在莲藕汤中甜蜜地震颤，也算又吃了一回野生莲藕。

我记忆中的莲藕汤与禾场上的电影连在一起。当时乡村活跃着一支支流动电影放映队，放映队轮流到各个村放电影。我们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听今晚哪里有电影。知道今晚有电影心里就装满了期待，人也变得勤快起来，赶紧做完作业，赶紧做完父母规定的家务，迫不及待地向电影放映场赶去。有时候遇到雨，电影没看完就跑回来；有时候走到地方发现没有扯上幕布，才知道“英雄跑白路”。第二天有人故意问：昨天看了什么电影？我们无一例外地回答：最好看的电影，“英雄跑白路”！我们没有看到电影也像看到电影一样高兴。

过年就不一样了，过年的时候没有人扯野白，说放电影就一定放电影。放电影的师傅就住在我家对面，他在镇上电影院工作。我跑到他家去打听大年三十晚上放什么电影，他神秘地一笑说：你到时候就知道了，反正不是“英雄跑白路”！这回答让人又是高兴又是放心不下，但过年就是这样的：有很多快乐的事情，也有很多放心不下的事情；之所以放心不下，是因为怕错过快乐。年夜饭也让人放心不下，有我最喜欢的莲藕汤？这尤其让我放心不下。我像大人一样双手放在背后，像检查工作似的走进厨房。我看到了一条又一条的大鱼，也看到了一只又一只的鸡，还看到了大块大块的肉。有了这些食材，年夜饭就很丰盛了；但还是不够完整，只有看到了一根长长的脊骨，脊骨上鲜红的瘦肉，心里才踏实下来。这根脊骨就是用来炖莲藕汤的。既然莲藕汤也有了，那就只有一件事情做了，等待幸福时刻的到来。只要过了今晚，莲藕汤就熟了，我的幸福也跟着成熟。

莲藕是前几天就买好了的，莲藕上面还带着泥巴。母亲把莲藕上的泥巴洗干净，瘦长的莲藕就像我的两只胳膊；莲藕的颜色总让我想起肤色的颜色，也让我想起荞麦把子的颜色，这种颜色才是自然的颜色，过于白净

反而让人觉得不真实。这就像人一样，我本来生长在乡村，皮肤黑就是我的本色，如果白净净的，反倒不是我自己的了。莲藕出自于污泥，没有必要把自己装扮成石灰一样白，像石灰一样白的莲藕就是炖不烂的莲藕。母亲把莲藕清洗干净之后，就用刀斜着切开莲藕，莲藕切出很宽的斜面，这样更容易炖烂。母亲炖莲藕汤用的一口厚厚的粗砂锅，砂锅表面能清楚地看到烧结在一起的砂砾。砂锅不可以貌相，这样的粗砂锅炖出来的莲藕汤才格外好喝。母亲把脊骨放在下面，莲藕放在上面，一次性加入冷水，水刚好没过莲藕。先用旺火烧开，再用小火炖一个晚上。过了这个美好的晚上，浓稠的莲藕汤就绽放出笑脸了。

我们这里的年夜饭都是中午十二点前后吃的。吃年夜饭之前要先燃放鞭炮，放完鞭炮就关上大门吃年夜饭。关上大门是有讲究的，这是关上财门，把财留在家中。我最喜欢吃年夜饭，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，想吃到什么时候就可以吃到什么时候。父母还一个劲地笑着说：慢点吃慢点吃，还有好菜呢。其实我已经吃得够慢了，我也吃得够多了。过年的气氛真好，只有好东西吃，没有批评吃，更不会有“家伙”吃。过年就是儿时的天堂，安全而又快乐！吃完年夜饭，吃完桌上的饭，还是没有喝到莲藕汤。莲藕汤是晚上喝的，电影也是晚上看的，还有这么多美好的事情在晚上等着我，这个晚上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我终生难忘的晚上了。

晚上终于来了，比以前所有的晚上都更黑更冷，但也更激动人心。心里是亮堂的，心里也是热乎乎的，我飞也似的来到露天放映场。露天放映场的电灯雪亮，密密麻麻的人群挤在一起自然组成欢乐的海洋，寒冷的夜空中也有多余的热情在洋溢。我站在人

群中，我更是快乐的一分子。今天放映的电影是《洪湖赤卫队》，这是意外之喜，这部影片刚刚恢复放映，我们还只听说过，今天居然就看到了。而且这部片子还是彩色片，我们以前看的电影可都是黑白片子啊！过年的惊喜竟有这么多！电影眨眼就看完了。人们一动不动，我也一动不动，心里忐忑不安，今天是过年，不可能这么快就散场了啊！师傅开始上片了，人群中一阵喧哗声，这是快乐的声浪。接着放映的是《红色娘子军》，也是彩色影片。这更是意外之喜了，这部影片也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。《红色娘子军》也很快看完了，这也不免太快了！天其实已经不早了，但人们还是不肯离开。有的人喊了起来，还要看电影。最后是村支书发话了，把这两部影片再放映一遍。人们欢呼起来，快乐的海浪汹涌澎湃！重放的两部影片也放完了。我其实很希望再放一遍，但没人听我的，我也只得回家。我沉浸在电影的情节中，已经完全忘记莲藕汤了。

我回到家中，家里热气腾腾。父亲坐在树兜燃起的火堆旁。树兜刚开始燃烧，大火还只是在引火的树枝上燃烧，树兜的身上还看不到隐隐的红色火焰。母亲在厨房里忙碌，我听到了莲藕汤咕嘟咕嘟的笑声，我这时才想起来还有更好的“电影”，这场“电影”我是主演，我自己参与其中。母亲把菜都端上桌子，我们满怀喜悦地坐到桌子边上来。我用汤瓢舀了一瓢汤，一瓢汤就是大半碗了；我又用筷子去夹一块莲藕，莲藕在筷子上碎了，又散落到汤锅中。我的心里一热，我熟悉这种莲藕，我也熟悉这种味道，我还只是动了动筷子，这种莲藕这种味道就已经在我的舌头上化开了。我站了起来，我再次用筷子去夹。母亲笑着说：用汤瓢更顺手。

我于是又拿起汤瓢，莲藕的汤色就更像肤色的颜色了，这就是藕色，一种纯天然的颜色！没有矫揉造作，没有弄虚作假。藕色的上面还有一层白亮的油泡，一些油泡开心地地隐没不见了，一些油泡又高兴地跳出来。父亲在我夹莲藕的时候已经舀了一碗汤。我刚把莲藕舀到碗里，就听见父亲洪亮的声音说：过年吃一碗安和汤，一年都安和和。我更加兴奋了，我真想请韩英也来喝一碗莲藕汤。我绝对相信韩英是喝过这种莲藕汤的。韩英也肯定知道，我们这里把莲藕汤又叫做安和汤，用方言读出来更是别有一番韵味。我喝了一口莲藕汤，汤中有一丝丝细腻的粉粒从口中滑过；一瓣一瓣酥烂的莲藕也随着浓汤来到口中，咬一口就痛快地化开。莲藕不动声色地启发着身心，我陶醉了。我还能感觉到白色的油泡在舌头上生生灭灭，油泡再多也不会油腻，莲藕早就把脊骨的油腻化尽了。我又小心翼翼地碗中夹起一小块莲藕，我不能让莲藕在筷头上化开，我只能让莲藕在舌尖上化开，我希望我的舌尖上也能盛开一朵莲花！粉扑扑的莲藕汤胜过纯净草原上的酥酪，也胜过广寒宫中的甘露。我仿佛看见，莲藕汤有如一首歌谣在故乡的大地上升起，在广袤的湖区水乡久久飘扬，在人们的心头久久飘扬。母亲摸了摸我的脸，笑着问：不冷了吧？我大声说：早就不冷了！当我不得不放下汤碗的时候，已经是转钟一点多钟了。我明天还可以喝到莲藕汤，我带着甜蜜的想望上床，我心满意足地进入梦乡。

莲花一年年开过，我期待有一天还能看到儿时的莲花，还能吃到儿时的莲藕汤。野生莲藕的种子始终都在泥土里，野生莲藕从来就没有离开过，或许明年野生莲藕就能长出新芽。

回首看昔日，有很多东西随着时间渐行渐远，甚至永远地消失了，譬如陶瓷水缸、木制水桶。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十几岁时，家里有几个大小不一的陶瓷水缸，大的用来装水，小的用来装酒、装米。

家里的水缸，是从乡镇的杂货铺买来的。那时没有自来水，要吃水得去河里或水井里打水挑回家。因为不可能每天去挑水，所以几乎每家每户均购买了上宽下窄中间大的陶瓷水缸来储水。这些水缸大多是用特殊泥土烧制而成的，内外刷了一层釉质，看起来，摸起来光溜溜的。买水缸的时候，父亲倒了一桶水进去，看缸漏不漏。确定无漏水后，才会把缸买回去。为了防止破碎，我的母亲还请来舅舅，编织大藤箩，再把水缸放在里面挑回去。水缸买回家后，母亲请木匠师傅制作了盖子。这采用杉树制作的盖子，经久耐用，无需刷油漆。舀水的瓢是半旧的粗竹节，很耐用。

每家每户都有几对用杉木制作的木桶，它分为两种：一种是用来挑水的，另一种是用来挑水给农作物浇水施肥的。两者有点区别，挑水的桶略小，提手用杉木片削成半圆形；浇水施肥的提手用竹片做成，木桶外还箍了几圈铁丝。缸口要是有一点破损，就用桐油贴着。老百姓过日子，只能如此。水缸与我们一刻也不能分离，老百姓粗茶淡饭的日子有了它，就会感觉踏实。

村东有一片水塘，里面的水清澈、干净、清甜，每到夏天，长着很多的荷叶荷花以及莲蓬。水边有洗衣服的嫂子女子们，说说笑笑，很热闹。她们在石头上捶洗衣服，到水里洗一遍，晒干后就走了。

在水塘边的埠头上站定，丢下一只水桶将水提上来后，再丢另一只水桶下去提水。两个木桶不要装得太满，太满的话，挑起来行走的时候会泼掉很多。每家每户的男子用两头带钩的绳子勾住水桶，再挑起扁担挑回厨房，将桶里的水倒进水缸里，直至装满为止。

我读高中的时候，曾尝试着去河边挑水，因为力气没有练出来，我只能挑起两个大半桶水。我把裤脚卷起来去舀水，有时把裤脚弄湿了，一长一短，看起来很狼狈。为了防止水洒，就将水边的荷叶摘了，盖在水桶上。这样的话，挑起来的时候，水便平稳一些。将两桶水倒在了缸里，再把荷叶顶在头上，笑嘻嘻地走出门去。有时候天热，这荷叶还可以遮太阳哩。

虽说只是两个半桶水，但当扁担压在我肩膀上时，我的双脚承受了很大的压力，一直在抖，胸口在吼，有一种快跪下的感觉。绳子的长短也有技巧，放长了，水桶拖地；缩短了，挑水费力。但我会屈服吗？——不会！我拽着水桶绳子，艰难地站起来，向前迈出了步子。

路本来就凹凸不平，走起路来自然是跌跌撞撞的了，我尽量保持着两只桶的平衡，不让自己从桶中泼出来。左肩累了，就将扁担转到右肩。有时我要歇几次，坐在地上气喘吁吁，额头上全是汗水。我每挑一担水，母亲就奖励一角钱给我。在我很累时，想到一角钱可以买麻花、纸包糖，便立刻有了精神了。

母亲非常心疼我，说我家在高台上，上坡费力，叫我别挑了，担心我闪了腰。我说：“锻炼筋骨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我甩了大话，就算肩头磨破了皮也要挑满一缸水。在我的坚持下，不知道来回走了多少趟，才把水缸挑满。还有一次，实在挑不动了，就把桶歇在屋子的下面，把水桶分两次提上来，提完后，我累得瘫软在地上。

挑水的经历，留在记忆的酒库里。那缸清澈的水，倒映着世俗生活的幻影。那时的生活是苦的，而今追想起来，却是甜的了。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)

留住一抹绿色

□ 付志明

清晨，一阵阵“轰隆隆”的声音将我吵醒。我打开窗户，看见隔壁的院子里，挖机正在施工，将覆盖着草的土掀起，装入车辆运出。有人在指挥，挖机、车辆来来往往，尘土飞扬，一派繁忙。

这个院子栽着成排的樟树，沿着方形围墙栽着桂树，中央一条水泥路通向院内的建筑，空地上长满野草。从房间望去，就是一抹绿色。樟树蔽荫高大，枝繁叶茂，郁郁葱葱。褐色的树干，绿色的树叶，随着季节变化，叶片的绿色渐渐加深，春天刚发芽的嫩绿，进而翠绿、碧绿。桂树的树冠像一把大伞，叶子一直浓浓的墨绿色。这两种树都碧枝绿叶，四季长青，绿得那么自然，绿得那么热烈，绿得那么青翠欲滴。

我常常凝望这片绿色。春天的阳光撒在树梢，从浓密的叶片上泻下来，迎光望去，闪闪发亮，如波光鳞鳞。和煦的风吹过，片片绿叶随风摇曳，心情舒展身姿，如翩翩起舞的女子，风姿绰约，透着迷人的韵致。一阵阵樟树散发的清香，弥漫到房间里。

金秋时节，桂花开放，淡黄色的小花，一朵朵、一丛丛、一簇簇，点缀在绿色之中，香馥四溢，似仙露琼浆，清可绝尘，浓能远溢，令人陶醉。秋高气爽的夜晚，大地笼罩在柔和的月色中，这片绿色如此宁静、清秀。

早晨，鸟鸣“叽叽、喳喳”“嘎嘎、啾啾”，有的清脆婉转，有的高亢嘹亮，叫人早起。常常有鸟儿飞到窗台上，有喜鹊、八哥，最多的是麻雀，在窗台上稍作停留，又飞入那片绿色中。夜晚，虫吟鸟歌，有的低吟浅唱，有的引吭高歌，催人入梦。这些大自然的精灵，也喜欢这片绿色，唱着动人的天籁，让人忘记身在城市，忘记不远处就是繁华的街道。

这个院子原来属于一个叫“五统一办公室”的单位，由与土地、规划、城管职能相关的部门，各抽调数名工作人员组成，行使这些部门的部分职能，职能之一是出售台基。这家单位已撤销多年，院子也就闲置下来。

树下栽种进口的针杉草，由于多年无人养护，早已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本地野草。这里地处江汉平原腹地，滨临长江，四季分明，气候适宜，没种庄稼的空地上就会长草。这片野草生机勃勃，繁盛丰茂，如一张厚厚的绿色地毯，和高大挺拔的樟树、芳香茂郁的桂树相互辉映，层层叠叠，宛如一幅立体的油画。

在房间读书、喝茶，欣赏这片绿色，是最惬意的时光。和这片绿色，一起迎来春雨沙沙，盛夏凉风，秋月当空，冬日暖阳，感受季节变化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所居住的小城，商品房如雨后春笋，鳞次栉比，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。看着这些已建好的和在建的楼盘，望着这片绿色，隐隐一阵担忧。

某天，这个院子门口竖起了某楼盘的牌子。不久，院内的樟树、桂树被挖起、运走。

今天，施工人员的挖机、车辆进场，施工场面热火朝天。

望着此场景，我思绪万千。好像一位多年的友人，还没有准备好，就不得不道别。

我找来花盆，跑下楼，在作业的挖机旁，挖了一簇小草，栽在花盆，置于阳台。

粉秋壘扫

□ 赵礼胤

对于萧瑟的秋天，大多数人感到凉意、怅惘。枯叶，一片、两片、三片，轻轻落下，却又被轻薄的风儿卷走。秋雨梧桐，滴答滴答，碰到黄叶的纹路，洗去灰尘。佳人，在白墙下看雨，俯拾一片枯叶，却没有找到题诗的痕迹。唐代的风雅，已然消失在烟云深处，继续的往事，凝固成古卷上的一行行整齐的宋体字。不复杂的心情，力图使它简单。也许，昔日太多的秘密，造物主是不会轻易透露给别人的。雨洗乡野，云掩丛莽，爱与不爱，不用刻意去强求。随缘随性，安如大海。

冬雨，是秋雨的余绪，一场接一场，虽然是毛毛雨，却已将阴霾布满。朔风劲吹，枝柯光秃秃，街上男女老少缩肩耸鼻，行步匆匆，倏然而过。绿草早经放弃叶片，潜伏到地底，等待来年的春天。民国徐志摩氏天真热烈，曾经写诗道：“假如我是一朵雪花/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/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/飞扬、飞扬、飞扬/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。”伊走在冷风里，手捧着红薯，想起这欢快的诗句，双目闪烁，雪花塑造干净的世界。

下 心字香烧

我一直觉得，将繁冗的岁月清零的人，颇具慧心。安谧的时节，我信步葡萄藤下，看远处墙外的粉花零落，低声哼唱宋人蒋竹山的《一剪梅·舟过吴江》：“一片春愁待酒浇。江上舟摇。楼上帘招。秋娘度与泰娘娇。风又飘飘。雨又萧萧。何日归家洗客袍。银字笙调。心字香烧。流光容易把人抛。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”最后一句话

素来为我喜爱。在色彩变换的季节里，很多人很多事，不可挽留、不可补救。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顺其自然，旷达开明。等待到最后，或许是鲜花，或许是一堆草屑。徘徊到最后，或许是惆怅，或许是拒绝。在时热时冷的生活中，我们必须学会抛弃、学会珍惜。

北方的一位哲人，曾在贺兰山下开导我，人生如莲花，开时必须竭尽全力，以笑脸迎接每一个清爽的夏晨。邂逅晶莹的露水，不必过分欢欣，不要十分讨厌，在合适的时间，必定有你的位置。不要记住别人的眼神，别人的眼神只是用来安放他自己的日月。谁才不会过度关注你。只有自己的年轮，记下生命中的点点滴滴，记下生命中的救赎与宽恕。鲜衣怒马，壮志凌云，在追求的途中，轮廓会渐渐清晰。

行走在人世間，步履沉稳而轻盈。“呼儿千金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”的澎湃豪情，渐如长江之水，出三峡后，舒缓徐徐，如带如纶。每一天不一样，眼光却要更加锐利，搜寻唯美的事物，去赏鉴。

清丽的歌谣，间或从远处飘来，余音袅袅，伴我穿越一个个黑暗的夜晚，点缀了生命的边际。

诗人不是写在名片上的几行介绍。真正的诗人，可能是渔夫，樵人，可能是洗衣女，击柝翁，可能是三岁小孩，耄耋乡贤。时间在诗歌中修筑铁轨，然而不是每一个人均可以抵达远方。我只有一支秃笔，却仍想写下斑驳的岁月在夏天夏夜清晰的過程，姹紫嫣红也罢，鸢飞鱼跃也罢，罢罢无遗。人生忽如寄，要善

待自己，必须知道，在生命中，哪些是流沙，哪些是金玉。

有希望留在人间，将生活变得有甜味，不必去在意流言蜚语，岑寂的时候，点燃一根檀香，在篆字形的袅袅烟雾中，抄写一卷《心经》，那样的灵魂终究是高洁的，宛如在白云之上。陌上野花缓缓开，在春阳中见到莞尔一笑的伊，无端欢喜，不敢高声语，目送伊离去。只盼伊走得慢慢、慢慢。

我在旅行的途中，见到山峦与河海，想象张博望凿空西域的壮举、唐玄奘远逾流沙的气概，期待自己多学多思，获得一些启迪。也许，一个人的视野，终需跋山涉水来扩充。行万里路，远远比读万卷书重要。万里路，越走越远。万卷书，可能会越读越死。

在故乡的小道上，最唯美的是溪边浣衣少女脸颊上的那抹嫣红，最甘甜的村北千年古井里的清水，最好听的是红杏枝头的百灵鸟的婉转之音。花开有落时，水最热时亦会转到极冷。春夏秋冬的隐形门扉，在虚空之上，季节连接处被飞鸟擦干净。犹记湖沼深处，鸥鹭翔集，白鱼浮水，暖阳爱抚藻荇，有人乘舟远行，好似从南朝乐府中来，衣衫古朴，水天一色。水乡灵秀，适合才子佳人度蜜月，且听风吟，采一段明媚的流光，织成手帕，挂在情人的柳腰间。一时芬香，一世芬香。

笨拙如我，亦愿意在河边唱歌，在河边种下隐秘的心愿。他年花开，必定有一朵属于我。

(作者单位：监利新沟镇思源小学)